

44.651
WDZ.



无影灯下的战斗

报告文学集

无影灯下的战斗

《无影灯下的战斗》写作组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北京

无影灯下的战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18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0

197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078 定价0.60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前 言

四八〇〇部队某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是一九六八年八月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授予这个光荣称号的。命名后的几年来，他们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不断作出新的可喜成就。这是毛主席革命医疗卫生路线的新胜利。为全国广大工农兵读者宣传他们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我们特地编写了这本报告文学集。

书里共十一篇文章。卫生科的模范事迹很多，这儿所反映的，只能算是几个重要的生活侧面。里面有写他们怎样以路线斗争为纲，成功地为女社员张秋菊、卢大娘切除九十斤、一百一十多斤巨大肿瘤的战斗场面；有写他们怎样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帮助贫下中农建立和巩固合作医疗的生动故事；有写他们怎样成立综合服务队，深入连队，成为战士知心人的感人事迹；也有写在这个先进集体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先进人物如李维超、郑俊杰等人。作品还从不同的角度歌颂了他们把战争年代“一根扁担两只筐，挑着医院上战场”的好作风代代相传，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胜利的继续革命精神。

目 录

前言.....	1
无影灯下的战斗.....	1
白衣巡逻队	69
秋树生花	95
勇于实践的人们.....	113
播春曲.....	154
发起新的冲锋.....	181
老八路的“风标”.....	222
坚实的脚印.....	235
老“为”同志.....	256
沃土春苗.....	277
炉火正红.....	294

无影灯下的战斗

—

一九六八年二月的一天。

来卫生科看病的人很多，到中午，走廊里两排长凳子上还坐满了候诊的群众。所长车利义跑里跑外，一上午忙得没来得及喘口气。虽是初春的天气，头上的汗还是从白帽的边缘浸出一圈来。

“所长！”一个卫生员没进门就喘吁吁地喊：“有个叫张秋菊的女社员来看病，肚子大得吓人！”

车所长见卫生员这么急，也急切地说：“农村来的？快领她到这儿来吧！”

“不行啊！病人动弹不了！”

车所长一听，蓦地站起来，急匆匆地就往外走。出了门，见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身影已经赶到前面了。那是党支部副书记、卫生科副科长徐道义。

门前的大垂柳树下停着一辆小拉车。那个扶着车把的同志见了迎面走来的解放军，象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扑过来紧紧攥着他们的手说：“解放军同志，俺把一个等死的病

人送到你们这里来了！”

人们往车上一瞅，有个新战士“哎呀”了一声，大家心里也暗暗吃惊。

车上的女社员肚子大的象有口大锅扣在上面，压得她连喘气也相当艰难。两条腿的膝盖跪在车子上，两只胳膊在后面吃力地支撑着沉重的身子，脸上又黄又瘦，双眉痛楚地皱在一起，无神的眼睛呆呆地瞅着车板，见有人来了，两眼微微向上一动，点点头，算是和人们打招呼。

徐副科长看着病人，心里沉重得象压上了一盘磨。他轻声吩咐一个医生去向卫生科党支部和师党委汇报，然后几步跨到门边，“吱嘎”一声把门推开，转身一挥手：“快！把病人推进去做详细检查！”

车所长和几个同志一动手检查，大家就更吃惊了。张秋菊身上穿的那件斜大襟黑棉袄，大的出奇，就象一床被子似的裹在身上，一打听，是用二十一尺布做的。就是这样，棉袄底襟让大瘤子撑的也还是系不上扣子。再一问，她穿的那条大棉裤用了十七尺半布，光裤腰就用了五尺半，可穿在身上显得又窄又小，腰带是接了一节又一节，长六尺半还多。肚子大得连她自己摸不到自己的肚脐。

可是肚子里边并没有腹水，硬梆梆的瘤子充满了整个腹腔和大半个胸腔，尽管病人瘦得皮包骨，一量体重，竟有一百九十二斤！

看到这个检查结果，大家都揪心似的难受。有人叹着气说：“这样的病人，咱们是没治过，没见过，也从没听

说过！”

徐副科长猛地回过头来，问病人的丈夫崔柄午：“怎么病成这个样子才来治？”

老崔声音沉重地说：“俺为治她的病把鞋都磨穿了，……”

六四年，张秋菊开始感到肚子疼，发现左腹下有个小包块，渐渐失去了劳动能力。张秋菊从小受苦，解放后才跳出苦海，过上了好日子。三十多岁正是为社会主义出力的时候，可是她却病得半死不活，躺在床上不能参加生产。由于大叛徒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不在农村，她的病越拖越重。崔柄午和老支书几次用小车推着她进城治病，可有的医生看她是个浑身泥土的乡下人，病又这样难治，就只对对付付开了几片药，打发她出门。

一年后，肚里的瘤子长到碗口大了。公社和队里都对她的病焦虑不安，不仅从生活各方面给予她十分周到的照顾，而且四处打听治疗办法，把她送到医院去动手术。妇产科没详细检查，摸了摸，认为是卵巢囊肿就开了刀。割开肚子一看，天哪！卵巢、输卵管、子宫都正常，哪里是什么卵巢囊肿，用手一摸，瘤子不是长在腹腔里面，原来是长在腹膜后面。妇产科认为这病不在这个科治疗范围之内，推给了外科。外科见瘤子有碗口大，手术容易出危险，说这个病人是妇产科收下开的刀，外科不该负责。这样折腾了几个小时，于是，瘤子原封没动，张秋菊白挨了一刀，就又把肚子缝起来。他们只从瘤体上取下一小块组织，送到病理科做快

速病理切片检查,结果说是“低度恶性”,就更不敢开刀了。张秋菊住院是走着进来的,出院是被抬着回去的。后来也没有再认真重做病理检查和其他检查,就此不管了。

有个当过巫医的家伙见有机可乘,便对张秋菊说:“你这个大肚子好治,里头是包水,刺破就好!”说着拿出了一根和自行车车条差不多粗的铁丝,把一头磨尖,一不打麻药,二不消毒,就往张秋菊肚子里刺去,铁丝弯了,弄直再刺,疼得张秋菊死去活来。

看到张秋菊的不幸遭遇,公社和队里的同志们都气愤地说,干脆给卫生部写信问问。信发出去后,左等右等,总算等来了回信。打开一看心就凉了,上面就一句话,说已将信转到给张秋菊开过刀的那个医院去了。于是,又给卫生部写了第二封信,真如天旱盼雨,左盼右盼,把眼睛都快望穿了,回信来了。信上是冷冰冰的几句话:“这不仅中国治不了,世界上也没办法,……”

这哪里是回信,分明是判决书!

打那以后,眼看着张秋菊的瘤子一天比一天大,她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躺也不能躺,只好日日夜夜跪在炕上,两条腿的膝盖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老崔噙着泪颤巍巍地说:“解放军同志,俺知道你们这小单位没有什么更好的设备条件,俺是奔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来的!”

徐副科长心里象消毒锅的水翻翻滚滚,他看看周围的同志,这个在擦泪,那个在叹息,有的把拳握得咯咯响。他知

道在这样一个病人面前，大家的认识是不会一下子都一致的，于是和车所长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建议党支部马上召开支委会和举办全科学习班，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依靠群众，充分准备，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姿态打好这一场硬仗。

老崔听到这个意见，抱着一个同志的胳膊，充满希望地说：“解放军同志，你们一定费心想想办法，我们回去等待你们的消息！”

老崔推着病人回去了。室内静得掉下一根针也能听得到。一位副所长很沉重的说：“病人才三十多岁，遭这么大的罪，这啥时候是个头！”卫生员小何带着阵风楞冲地几个大步跨到副所长跟前，表现出磨拳擦掌的样子说：“咱们馒头不蒸，这口气得争！过去他们不治，现在咱们治！他们不管，咱们管！你们说这一仗怎么打吧！”

副所长焦虑不安地摘下胸前听诊器，无奈地拍拍小何的肩头，走开了。

徐道义背着手踱过来，带着笑说：“副所长，今天怎么卡了膛？”

副所长无心绪地说：“你叫我说啥好？心有余而力不足哇！咱们的条件不比人家好，人家都说治不了，我们不收也说得过去，要是声张半天，雷声大雨点小，收下还是治不了，再出个三长两短那反而说不过去！”

徐道义敛起笑容：“这些想法正说明咱们为人民服务的

心不是有余，而是差得不老少呢！”

小何在旁边气扑扑地劈头就是一句：“啥说得过去，说不过去，要想想她是我们的阶级姐妹。”

副所长并不示弱：“这一点我知道，小时我也挨过地主的皮鞭，你以为我看到阶级姐妹遭受这么大的痛苦，我不心痛吗？”

徐副科长一听，平心静气地问：“你考虑过没有？我们光凭着这种朴素的阶级同情心就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一句话象重槌似的敲在副所长心上，他楞了一下，一支烟拿在手里，划了两根火柴都没有点着，声音变低了：“我不是不同意收，咱们得看看张秋菊是个啥样的病人，卫生科是个啥样的条件，现在咱们的全部家当凑到一块，还装不满一车哪！”

这话象一股电流触到徐副科长的心上，他的神色变得很严肃：“咱们卫生科刚刚起家的时候，只有红军从长征路上带回来的一条扁担，全部家当一个人挑起来就走，一头挑着内科，一头挑着外科。就这一副担子，挑走了多少困难，换来了多少同志的新生。现在我们可不能只看到条件，忘了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个根本哪！”

车利义所长的心情一直十分激动。他的想法跟大多数同志是一样的，这时听到徐副科长讲起了部队的传统，更加心潮滚滚，接过他的话茬说：“我十三岁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象张秋菊这样的穷苦人，拉着毛驴驮着我行军；就是象她这样的贫下中农，为我们做军鞋、抬担架，支援我们夺取一

个又一个的胜利。毛主席领导我们几十年浴血奋战，不就是为了解放广大人民群众，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吗？刘少奇这伙骗子们，不管人民死活，我们一定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但要管，而且要尽全力管到底！”车所长的话，象重槌敲在响鼓上，一字一句震荡着大家的心，又象在火堆上添进了干柴，哗哗剥剥地在每个同志胸中越烧越旺。

这时门被推开了，同志们一看，是师长来了。一副强壮的身子，两眼露着锋芒，紫黑的脸膛上一道明显的伤疤，更显得威武沉着。接着后勤部首长和卫生科党支部书记王春生也跟着走进来。

师长用他浑厚的山东口音说：“听了你们汇报张秋菊的事，师党委马上作了研究，还是那句老话，你们卫生科虽小，但对贫下中农却要把门开得大大的。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人民军队应该做的事！”

“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人民军队应该做的事。”徐副科长心里重复着这句熟悉亲切的话。自己在抗日战争中光着脚丫子来到部队，就听这个当年的老连长——师长这么讲过。这些年来，他不知听老首长讲过多少次这样的话。

师长接着说：“我们部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哪一场战斗没有象张秋菊这样的人民群众的支援？哪一个胜利没有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流血流汗？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你们要召开党支部会和举办学习班，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群策群力，把阶级姐妹抢救过来，给

大叛徒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一个狠狠的打击！”话音刚落，大家都使劲地鼓起掌来。

二月二十五日，一辆深绿色救护车从卫生科开出，在通往张秋菊的家乡——郎村的大道上飞驰着。

转上田间土路，车速放慢了，车上同志的心早已飞到郎村。

在郎村南头一个院落的外间屋里，有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在灶前烧火做饭，她象想起了什么似的往灶里加了几把柴禾，进了里间屋。炕上张秋菊正跪着大口喘着粗气，大肚子下面挨着炕席，上面象个小饭桌似的顶在胸前。女孩子对张秋菊说：“妈，解放军要是给你治好病，你就让我上学去吧！”这是憋在孩子心里几年的话了。张秋菊一听就说，“兰英，解放军给咱做检查，那是再细不过了。人家不嫌弃咱们，这心里就知足了。可你妈这病是晚了，再怎么说明也没啥盼头了！”小兰英一听，抹泪哭起来，炕上正睡觉的弟弟也哇的一声哭了。

“他嫂子，这又为的是哪桩啊？”随着话音，从门外迈进一个老太太，一头白发，一手拄着个拐棍，一手拿着包东西。“我说他嫂子，有啥难处就提出来，咱们有党，有人民公社，怕啥？党支部和村里小学老师说好了，以后就上门教小兰英识字。这是昨几个老支书在城里开会，顺便抓得的一点中药，虽说去不了病根，吃了喘气总舒坦点。”

“老婶子，你还不知道？自打我这病重了，不能参加队里生产不说，叫党支部费了多少心哪！要在旧社会，象我

这么个病人，有谁来管？这一家子不早就都完了吗！”张秋菊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喧闹，接着几个人“咚咚”地跑进了院子。一个年青人的声音：“柄午哥，解放军开车接秋菊嫂子治病来了！”一个老人的声音：“毛主席派解放军来了！秋菊可有救了！”

这，是真的吗？张秋菊不敢相信，可明明又听到了汽车的喇叭声。她奋力挣扎着往窗口这边扭扭身子，定定神，揉揉眼睛，哎呀！一辆画着大红十字的绿汽车开进了院子，说话就停在窗子下面了。

身穿白大褂，戴着红帽徽露着红领章的解放军医生跳下车来，三步两步迈进屋里，一见张秋菊就说：“张秋菊同志，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来接你住院治疗！”一句话说得张秋菊的心就象掉在蜜罐里，两只眼睛立刻模糊了，嗓子眼里的话都挤成了疙瘩，一句也吐不出来。

消息象长了翅膀，院子里都挤满了人，一个卫生员在汽车旁高声对大家说：“毛主席不但让咱们贫下中农翻了身，当家做主，还特别关心咱们的健康，他老人家早就指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人们欢呼起来！

屋子里，老婢子和几个妇女有的帮助张秋菊洗脸梳头，有的帮助她换衣服。老婢子抹去张秋菊眼角上的泪珠说：“这是怎么说的，解放军开车来接你，这么大的喜事，怎么还泪儿巴嚓的？”说着，自己倒撑起袖子抹起眼泪来：“我活了

这么大年纪，啥样的兵没见过，过去日本鬼子、国民党的兵开着车打这儿过，人们躲都躲不及。自古以来，谁听说过当兵的开着汽车来接咱庄稼人去治病呀？……”

二

支部书记王春生走进为张秋菊准备的病房，屋里窗明几净，炉子烧得暖烘烘的。这时从门外跨进一个小战士，结实的肩头上扛着一大迭被褥，侧面露出一张红润的脸，一双明澈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有人问：“怎么拿这么多褥子和枕头？”这个小战士边把东西放在床上，边说：“张秋菊整天只能跪着，有多难受，多铺几床褥子，软软和和的，这几个枕头放在她身子两边，两手有支撑的地方，兴许好受一点，这两块泡沫塑料准备……”小战士神秘地笑着止住了话。王支书满意地点点头，走过去帮助他铺起床来。

“王支书！”小战士象有什么心事，腼腆地说：“我有个要求，能不能把护理张秋菊的任务交给我？”说着手伸进口袋，拿出份请战书递过去，右下角上写着三个字：“李维超”。

王支书用试探的口气问：“小李，你的要求很好，可是你说说，如果需要你干别的工作呢？”李维超大眼珠骨碌一转：“干别的工作？那一定服从分配。不过最好是艰巨一点的。”

王支书笑了：“昨天党支部研究，已经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小李一听，乐得直蹦，“卡嚓”一个敬礼，抄起床上的泡沫塑料，连蹦带跳地出去了。

到了宿舍里，小李打开自己的针线包，低头一针一线地缝起来。缝一会，看一看，比划比划，又拿小剪刀都拆开了，接着又不吭不哈地埋头缝起来。

明亮的灯光，洁白的被褥，张秋菊就要在卫生科度过第一个夜晚。李维超用胳膊肘推开门，端着盆热水走进来，语气亲切地说：“张秋菊同志，有啥困难就说，这儿就是你的家！”张秋菊脸上掠过一丝笑容，点了点头。

小李把热水端到床前，给张秋菊洗了脚，小心翼翼地擦洗双腿膝盖上磨起的老茧子，然后拿起自己用泡沫塑料和布缝的软垫绑在膝盖上。就在小李端着盆倒水的时候，张秋菊感动得使劲咬着嘴唇没哭出声来。

一天早晨，李维超和往常一样“叽哩咕碌”地推着一个量体重的小磅走进来，张秋菊一见，眉头就皱成了疙瘩，说：“快把这个磅推出去！我今天不量了！”

“为啥？”

张秋菊不说话，气色很难看。

小李莫名其妙，耐心地劝道：“不检查，咋能治好病？”

张秋菊一迭连声说：“量也长，不量也长，还量它干啥？”

这几天，大瘤子象见风长似的，一天量一次体重，发现每一天都要增长将近一斤，一听到这个数字，张秋菊就烦躁不安，这种病还有啥治头？卫生科的同志再忙，还不是竹篮打水，白费心血白劳神？所以今天一听到这个小磅的“叽哩

咕碌”的声音，就急匆匆拒绝了。

“张秋菊，你过去东跑西颠到处求医，有的人硬不给治，现在你怎么……”

不提这个过去还好，一提这个过去，张秋菊浑身都在发颤，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她一手撑着身子，一手往门外一指，声音颤抖地喊起来：“我叫你把它推出去，你就给我推出去！”

小李一下子懵了，也不知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脸涨得通红，眼里闪着泪花，他柔声细语地说：“张秋菊，我有啥不周到的地方，你提出来，我一定改正。”

张秋菊抬起头，看着这个身上还充满孩子气的小战士和他的满头汗珠，一下子捂着脸哭了，喊着：“小李，我哪里是冲着你来的呀！晚了！晚了！那时有人就一口咬定，哪天开刀哪天死，不给治，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你们的心再好，也没法对付这个怪病啊！”

“张秋菊，你说这病怪，瘤子大，那一开始就这么大吗？”说话的是闻声赶来的王支书。

王支书曾是卫生科的老军医，沉着细致，办什么事都象给病人看病似的，根根梢梢弄得一清二白，才对症下药。他知道张秋菊是被修正主义路线判处死刑达四年之久的人，绝望的情绪很严重，成天愁眉苦脸，不愿说话，最怕见人，埋怨自己得了怪病。这两天王支书一直在了解张秋菊的全部情况，考虑怎样帮她把朴素的阶级感情提到路线觉悟的高度。